



富順汪知監墓誌銘

國家以文武二途作人扶世負意氣士恥搦筆應有
司程格許用邊功自奮不必皆山西良家子也近世
一二名帥起布衣專閫外談者慕之人皆知其才足
以動人而豈知其所以致是者亦天假之哉景定五
年夏四川制臣劉雄飛以召過鄂其客有新知富順
監汪君深之來訪予見其姓名與吾州紹興貳鄉之
子姪相類問其自出亦歛忠顯王後徙衢之開化聽
其言纚纚可采方面美髯善騎射重然諾恢䟽侗儻
予意君異日當有築壇之拜也明年咸淳初元君過

池陽留數旬去察君可為將益審然聞君久弗欲調
日遊殿步二帥間徒事鞠飲為樂殆徜徉擇木耳四
年予與君姻家襄陽府察推待班張君道洽會逆旅
則曰君死矣予大驚因命予誌其墓曾祖越祖應父
鳳以君贈武義郎母張氏封宜人君始從江陵都統
王遇仙解黃州圍得資六淳祐十一年補進義校尉
從張實破興元府西縣張禧解安西堡圍各轉官四
陰平任極邊及磨勘轉官三從劉雄飛戰衡州栗岡
轉三官又從築安慶府轉官一其後督餉援渠廣絕
富順監敵糧復瀘州共得官九合轉至武功大夫已

告授武節郎餘未下初入蜀辟隆興慶府劔門縣尉
兼主簿不赴次辟本府陰平縣尉晉成縣令成都府
兵馬副都監會制臣李曾伯召入廣改辟東南第十
二正將再入蜀仍辟前成都府兵監尋又辟知富順
監將報可劉雄飛召君亦出入路法奏剡上理權為
正以故人皆稱為知監君嘗攝三縣修仁柳城巴皆
有聲嘗攝計議官三所至得幕府譽君性孝友二兄
皆因君從戎有版授娶景氏子男一人早夭立孫曰
雙老女一尚幼生紹定元年十月初十日卒咸淳三
年十二月十九日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嘻漢

喟或喟之語

安校尉盡封侯宋好官闕每憶羊元保才匪不逮而
天不以此假之飛將軍空百戰劉孝所嘆豈特一管
公明而已哉君走淮湖蜀半天下垂得乘障万里途
在前車折馬朴年止四十予所謂可為將者豈其無
知人之鑒也予才君而君之命弗加於才其奈何銘
曰 燕其頷猿其臂寔於斯吁可喟

兩請浙漕貢士舒君墓誌銘

新安郡之黟邑有善人焉曰舒君諱撫字謙叔以景
定四年癸亥卒又十二年乙亥十一月克葬其子登
仕即叔元謂同郡方某故婦嫁黟樞密汪公勅之曾

孫知德化縣濟之而叔元汪出也馳書至桐江再乞
銘按狀舒氏庐江著姓自五季廷黟曰雄舉南唐進
士第一曰賓王著作郎湖學高第掇科歷仕世不絕
君曾祖晞益祖鏡紹興初却寇全鄉邑有功父汝器
慶元四年戊午鄉貢進士近世名卿梅津公煥少與
君及君兄擢為布衣交文聲震嘉定中九年丙子兄
弟並以勇爵薦名浙漕十二年己卯又並薦君兄與
尹公相繼登第君獨不偶兄尋仕為池州青陽縣尉
早世君遂絕舉於業專為鄉里調恤善事內翰洺水
程公秘家居時與君講學蒙喬袁公甫持東節嘗檄

君任荒政至史賓之為守行鄉飲酒禮即君堅卧不出食飢絮寒葯病函殞施無倦一日遷居有拜於門者以緡錢數千獻蓋前十年貸以遠賈者君曰吾忘之矣謝遣之所為類如是君內精釋典其卒歲除前一夕語叔元曰起滅常理無事可言年七十有三其生紹熙二年辛亥也君先娶黃氏再汪氏子男一人即叔元女一人淑慧適登仕郎程同祖孫男二人宣卿修職郎新室應軍室應縣主簿宣卿舉進士孫女一人德卿嗚呼君雖不第鄉里稱為善人彼幸而達者天下後世不以善人稱之與其為彼孰如為君銘

曰廬陳山冢北源善綿綿亡猶存瘠已爵曠後昆宣耶宜耶其叔元耶

江山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後世所以多爭端者以古制之廢也抑非古制之廢也古學不講而爭心熾一人焉開其爭之端又一人焉心不平而應之是雖有一是必有一非而兩爭之心交相激至於俱傷兩敗則常自乎操必勝之心始古之田官賦而井授八家各以其力善公稼而食其私田之入無爭也漢儒集禮為記乃有所謂畝粟畝田宅執右契操書致之文此貿易立券之漸也後之

齊民得自鬻其土而有其土必謹司其所謂鬻之券
土不朽之^物而券之為物非不朽者也姦人者時其亡
也而訟之此之謂古制廢而爭端多自予守古睦郡
適有兵事遂安之宋氏凡田券火焉有訟之者曰吾
田未嘗鬻而宋氏強據之宋氏子曰夢祥對於庭則
曰先人之業是也久矣以若干緡得若干畝私佃公
輸已若干年而券厄於火惟有司所以命因為下之
邑致佃種戶問之咸曰我輩歲入租宋氏耳會宋氏
亦有昔日官印自實產簿券雖亡而簿可驗訟者詞
屈伏罪然夢祥非有意於勝其人也賴有司是是非

非為直之既而予解郡始得宋氏家學之詳夢祥之
先人主簿君諱大發字自其遠祖以宣德郎知

遂安縣由鄱陽徙家邑境廷蔗源又遷桂塢五世祖
去非嘗領鄉舉與東萊先生相友善世傳麗澤舊君
守其說所學專以犯而不校為禋身取友臨事待物
之方和易寬博務為長厚事山泉陳公蒙守三衢器
其能奏授進武校尉權江山縣主簿漕江東又拉以
禪禪僉幕忽不樂弃去歸老山中陶然自適衛叔室所
謂情恕理遣者非惟以自勵且以訓教其子若孫鄉
黨宗族稱焉歲在甲戌十月七日以疾卒年若干娶

某氏男子子一人即夢祥田訟得直未始敢收詞憤
色澁容和緩取聽有司實君之不校之風為之也女
子子一人歸邑士姜某男子孫三人德璋國珍城孫
女子孫一人君之曾祖鳴鳳平鄉寇補承信即為浙
即為祖應特補太學生父之某也卒之太年西某源之桂峯緯碑未刻以前進士余黃狀求子銘
銘曰 符傳刻競閱繁平我心養其源有鬼神司之
不然其無天茲一念之善也全而歸貽厥賢

雙澗居士馬君孺人姚氏墓誌銘

世治也而仕乎治不吾與謀世亂也而隱乎亂不吾
前知是故世不問治亂人品不問高下仕也者拙之

趨隱也者賢之歸古事遠矣近可言歟趙書記佐命
於陳橋我則眠華山之雲冠巴東成功於澶淵我則
闕陝郊之草泠陰巴西祀秦岳巴東封矣我方且吟
汝水之蓑衣文平貝富使燕韓范戰西夏而錢塘有
梅邊之處士洛陽天津有側耳之鵲聲之經世翁是
不為無所見也予今茲銘雙澗居士之墓也而索遂
言之方其治也有佯狂逃陽翟者有竹樓未知明年
何處者有蟬蛻一榻滄浪亭者及其將亂也世之人
豈不知所謂丁未錄者乎一獮廟號周六十年而汴
都麋鹿焦眉山草木者一赤壁二白鶴三携子賦颺

風安上門繪圖者侶英石深明閣折史者墮摩圖號
真鉄漢者八惡弱州而涉其七賣和議者十七年禁
偽學者十三年諱言綱常者二十七年自為周公者
又十六年低首屈節送之乎吻腥腐而骨污穢與異
論乎流竄死徙傷天地之心然則亦何利於仕耶双
澗居士馬姓也顧自有伏波少游故事下潦上霧反
病身跼跼墮鳶處此何等况味它日曾不免惹改之
謗乘下澤騎款段亦不失為鄉里善人蓋光武之世
治世也仕猶如此其難也而况下於此者乎夫士之
不能不仕為貧也然隱者亦豈必皆患貧哉惟馬氏

有自五季之末毗陵遷於睦之建德者世家溪南和
村伯仲季三子季之後六世而戶部侍郎文同為名
法滋仲之子又徙夔之東陽九世而叅知政事光祖
為名執政二從下中外顯仕比比雙澗居士與戶部
侍郎皆季之後又五世而居士之父會龍昆弟五人
最季弟曰昆龍亦擢寶慶丙戌進士第仕至徽州判
官會龍之父諱淵以判官恩封承務郎淵之父諱端
臣居士諱治鳳字祥甫獨不願仕一再亞場屋選郎
捐去舉子業治生產其晚節嘗自謂吾家戶侍雖至
名法茫然以氣烈敢撐觸稱乾淳間或致深嫉獨賴

阜陵能曲全之再忝預尹京制閭號剗剗老手而近世議論不公譽裕翁者未必能勝毀者之衆則吾之不仕未為失而二老宗公之仕殆亦未為得也蓋其說之高遠如此予假守今七年訪諸郡人皆謂居士力田肥家不嫉於人儉之積也梁溪榮社不哀於人義之崇也有所貸予不券於人信之孚也有所譙責不仇於人忠之盡也自先事之知愛物之仁以至於中節之謂和六德也自事親之孝從兄之友以至於賑貧之謂恤六行也是足以應乎上之賓興而後世之賓興止於糊名校文之藝則下之人責未有不盡

而上之人責未始盡也居士之所以隱也居士婦孺人先姑之女姚氏言不出閫而鄉之耆艾謂居士於比閭族黨相保相愛相葬相救之道無所使而自以其身行之蓋內助之力也此德耀之所以有相於五噫也居士以嘉定七年甲戌四月二十三日生而婦以明年乙亥四月八日生居士以咸淳四年戊辰十月二十九日卒而婦以明年乙巳十月十三日卒生死先後俱一年而同月俱享年五十五數豈其偶然也哉居士卒之六年歲在癸酉十月己酉朔合二柩葬於宋峯之東岡去其家孝弟里半里而近子男三

人長友孫先居士七年卒次之良之勝孫男八人維
桂維松維椿維檉維梓維楠維來老孫女一人未行
曾孫男一人室孫曾孫女一人尚幼之良嘗佐予節
幕官前承節卽上吏部換授未報以予之既解郡無
嫌也以狀求為其考妣銘
銘曰 居士之居双澗合焉是為隱君子偕老之所
其人不可得而見矣猶双澗之淵然是漑是灌以豐
乃築盛之田後之人其綿延

場圃處士吳公墓誌銘

孔門曾氏自歲鑑瑟言志與三子異既參生元元生

西猶羞比管仲吾鄉友堂先生吳氏從朱文公遊世
傳其學高風似之元祐中大梁王立之以詩鳴其父
才元舍人高賢園墅甲一時能致蘇黃及晁張諸文
人陳無已晚為賦頓有亭者立之遂為江西宗派之
一友堂之孫曰處士場圃公公之子曰古梅郡博士
見與名勝又似之回生後公十八年長博士六年而
獲與博士為詩及曰幸解郡休官將從是家賢父子
搜玉色舊香之句以想像沂雩之詠音而前進士紫
陽山長曹涇馳介以狀來且博士有泣血書與之俱
則公已厭世而仙矣顧晚後何敢銘長者然平生讀

文公書見集中字稱友堂為吳叔夏如滕德粹德章程允夫必取其後納交而癖習耽吟與博士好亦不啻如無已之於立之是銘也其庸辭回按狀公諱豫字正甫宋嘉定二年己巳二月二十有二日雷乃發聲而生公祖友堂喜以坤下震上之卦名公之先仕姑蘓十世祖徙歙州歙縣於今為徽州其季徙宣城者為履齋丞相潛家六世祖曰用清以財雄五世祖曰福產益殖門益大曰元禮為公高祖曰作德為公曾祖業儒有聲是生友堂友堂之從兄曰發曰映登淳熙二年十一年進士第皆福之子元珍元珪孫也

友堂之從子曰佐玉曰德成曰景仁接踵儒科凡五人俱仕州縣學施有政而友堂諱昶獨終身守其師文公之說意薄進取文公歸婺源率先執經至禁偽黨徒步走寒泉精舍不懾存齋鄂州猶菴鄂州二羅公願願內翰野處洪公邁尚書文簡程公大昌為文字交嘗銘竹夫人謂母狗其名乃邪爾思鄂州擊節文簡著雍錄禹貢圖演蕃露等十餘書多賴折衷襄晚以所輯書說史評授其子儀即公之考也公曾祖妣黃氏祖妣胡氏而先太夫人亦胡氏如曾大家通貫經史甫冠失怙毆血彌年世父學行先生錡入上庠

為前序文行高古奉母命就正焉及母喪號慕骨立
歲時薦享家廟神主祭器制度如古禮一守學行規
訓逮白首言及二親猶必泣下當壯歲別業失泉教
鉅萬久乃知為里中子闕亡移舟左右欲執以詣有
司公恐敗其名竟絕口不復道或以為柔可劫即挾
勢蹴肆躡籍公徐起迎其鋒挫之不少屈東阡西陌
故人出服休來傳經訂律治賦行軍疑丞岳牧往而
有以世路之未夷也形役其心尻高於首危刑辟之
陷穿洵讒謗之風濤亦豈少哉公曰如以古鄉三物
賓興者我亦往矣我讀書不求甚解訓詁章句聲病

帖括非我所謂學也小得者鉅喪先笑者後號有一
人有衆人非心悅不誠服有今世有來世非事久不
論之倡義役也敗盟利己者側目惡淫覲也鬼道誣
民者折角是是非非於直枉而面折人過也間有經
瀆詆譎推牟悍醜者初亦不便綿時歷歲以觀諸天
從降命違降威然後翕然胥化中年諸子英妙秀發
而博士大篇短章儒林文人行見之色驚意屈吏部
方公秋崖岳眇視四海端明後村劉公克莊六十年
專詩鉞其賞拔如坡於唐子西谷於高子勉也公謂
肯友堂之堂者其在是子矣平生於般爾繩墨得游

戲三昧取幽七月之詩於禾稼間築場圃以自老於
家做陶弘景為三層樓以娛賓客丞相訥齋程公元
鳳為書其扁曰與漫汗期為堂曰延芬儲書餘萬卷
圖畫稱是許比閭後彥觀摩麗習於茲博士又為堂
曰躋壽以為將徹問與之地門外日車幾而馬幾蹄
致足樂也然處常易處非常難商之子孫其麗不億
侯服於周裸將於京知天命者始足語此彼山頭望
廷尉之徒乘隙束緼以灰巨室何人徼賄詭禦暴公
弗聽衆指目主名實負恩反噬者請治公弗忍絜燼
餘之南山之南又遇梁上君子公亦付一笑豈不以

曹武彬下江南且有昇元閣之火而我何以芥蒂為
哉幸場圃猶巋然則且籬落葺墻壁益穿地種樹作
未家書畫船雖向之籤軸不具而亦無弦之琴矣處
所抵城可半舍官寓叩門無虛日性飲少輒醉好客
不衰兒觴孫豆梓茂蘭馨善不善異而積則一必至
是乃知神人臣篔未嘗無公與奪也博士起布衣典
鄉校踰四年文公之道友堂之學復長臨容公聞而
歌曰養熙之龜芸人則那我有場圃歲晚如之何博
士勇撤準比日侍膝下歲辛巳季夏日已巳曾孫生
生之日公之年家人以白大喜名之曰桐老蓋取鄭

擬小同之義而又以其支干所屬媿以木焉博士亦喜弄孫方治其延湯餅客為公壽而明日疾作踰月以至元十八年七月八日辛丑卒年七十三公娶胡氏張氏汪氏皆先公卒張之大父曰賚太學內舍水南望族弟庭簡前知滁州男三人皆張出長龍翰即博至士鉅公老師字之曰式賢後生晚進尊之曰吳古梅次龍光丞相訥齋以其甥劉氏妻之先公二十二年卒年僅二十五次龍翼以後從弟先公二十一年卒年僅二十此二季亦王逢原流輩說者謂使俱老大吳氏三龍博士不得獨頡頏也孫男三人霧舉

有易學丞相訥齋以其兄之孫妻之次霞蔚尚幼龍翼之嗣曰霞上女一人許適汪祖尹曾孫男一人即桐老嗚呼原人之行可以愚鄉曲而不可與遇一朝之變舉子之文可以霸場屋而不可論百世之遠盜賊兵革數也室廬貨用物也物不能逃乎數之外而公之帝臨天墜者不與物囿於數之內攸好德考終命生而全之全而歸之其無愧於行已如此博士初應里選措置大事之策衰然矣有司抑而亞之深孝悌之根窺性命之奧非以賈青紫也噓天葩吸月弄轡先秦肩盛唐後子雲必好無疑尚書直院王公應

麟大卿校正字文十朋武魁南雄守程公鳴鳳亟稱
之人謂博士天性右司嘉禾守余公安裕嘗過綵戲
與公論陰陽動靜機鋒交契即席起再拜稱公伯父
蓋淵源有自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無愧於教子
又如此博士異時賦公樓居其佳句曰胸次誰當有
丘壑便容携酒上樓來回不佞非其人顧嘗不携酒
而得登公之樓乃今繆執銘筆且洗心潛思闡繹幽
光以垂無窮而聞達日已迫博士將以十月二十八
日庚申奉重窆于郡城之南七里實所自卜也姑識
其大者以銘

銘曰 季氏八佾昭公乾侯雖孔之憂非孔之羞友
堂速肖竹林滄洲韓史之世孰由孰求泰山之陽大
盜曰虎未聞善人為其所脯劫火不灰存我場圃心
焉為苗德也其宇載詒載裕曰典曰墳不詭以獲燕
及後昆維友堂有孫率舞於韶人而無耳鏘其文聲
祝合歎止維場圃有子此之所有彼無之禮後言詩
西河之師此之所無彼有之不才窮竒史槌厥辭梅
也實也桐也支也不蝕不糜傳不在茲

校尉方君墓誌銘

呂成公策甲科之歲嚴陵進士五人朝奉大夫宗正

少卿王公恬字伯智其一也予之曾伯祖行淮西運使谿堂方公有開字躬明亦其一也少卿之曾孫璠叩門頓首言壻於方氏五年矣婦之母許氏年六十一以閏八月初三日卒卜遠徙重有日而婦之父校尉君進字德翁年六十六亦以十月二十五日卒疾革之旦生朝後兩日許氏生朝前五日也今其二子長明勝次龍孫明勝之子長松壽次雷孫哭庠次哀甚不能出不肖生居錫館既毓男盍叶力竣後事念士沾一命臻一善宜皆得名前邦君辱知校尉幸同姓雖無服且方於王有隆興癸未年家之契賴是其

或屑賜之文死者不腐敢請予戚嗟久之曰嘻是宜銘曩者郡自為政民又欲衆為政歎衢藝吏禁穀米無訟流尹杭者禁無沂皆法所無也山之畬農其飢而死乎地擬馮扶素號難治里豪寓俠訐舌譁喙締巨胥挾竒請守一不從不信宿免符下矣予始至郡察采公議得校尉君委以余事市炊朝價印暮以致千石為賑鄰郡之自為政者既不能為愚予予未曉視學講座無屋上見天星治寺蕪穢宴榭射圃彌榛棘當是時師且大至盜四起壘柵務日殷予乃於學建明倫堂於郡齋東建至清堂示鎮靜固守意然不

敢謀及舊比所倚用以翼其私君能為致修梁偉楹
堅甃博石漬二役成予意其將狹故有予說而始終
無一言問事是非短長竟不對民之欲衆為政者亦
視君而化焉蓋予未仕而識君既為守益知君之詳
城西門之外二里許濱溪而塢山隱居之地也畦蔬
泉魚狸花垣竹親樂而安賓游而豫南門之內募善
僮保其厚直俾質化官醴薄其羸治生之地也日滋
月潤聚無滿容好施善貸散無難色君早失怙年餘
六十而母宋氏歿白首号慕衆以是知君孝內助賢
和貲帛登數百萬腴疇良畎晚頗消耗衆以是知君

庶然則君天資終長者其先本歛人東漢賢良洛陽
令真應仙翁之後曰文昌偉興宗其三世也建德縣
建德鄒雲岩其殯之所也即異日葬所也至元辛巳
君與許氏卒之歲其十一月二十二日合殯之辰也
進武校尉前建德府節制司准脩差使予為郡時刻
章賞功官也告命上吏部換注未報斯銘也俟葬日
續書埋諸幽

銘曰 長子孫材有餘可以闢田閭次子孫慧有餘
可以勤詩書女得壻文有餘可以復簪裾異日拜墓
下有馬有輿車使過而見者曰此為善之報歟

林東岡用晦墓誌銘

某因三山林君德載敬輿識其族叔父子明用晦東
園先生時則客於分水何氏之塾無錫蕭氏以禮迎
之訊其子弟大德六年壬寅夏卒於無錫其生也前
壬寅夏六月享年六十有一曾祖寅隱君子以德裕
後祖從事郎史館校勘父若水承奉郎浙西安撫
司幹辦公事君明經治易善駢儷舊朝咸淳九年癸
酉兩浙漕解第三人明年甲戌江塹失險至丙子科
舉廢豈造物者預知三翻將遷不必春官奏凱姑以
秋闈顯其能文之聲歟嘗代李秀岩心傳作繳孝廟

要錄啟名震一時賈餘慶為帥檄浙攝西安撫司幹
官至元中攝桐廬簿尋為分水教諭二邑士人至今
見思初朝旨命翰林詢訪人才馮提學夢龜舉君堪
知制誥詩文尚古字畫逼真魏晉所至爭師倣之和
易謙厚善與人交不佞異不苟隨素有足疾辛丑秋
感風眩嘔泄服鈇彈圓而愈明年春疾再作醫者為
謂藥力淺不如灼艾頂及踵十五六穴灸三百餘壯
旬日不起初娶趙氏無子再娶方氏俱餘杭人子男
四人魯孫曾孫會孫幼壽安未晬女三人適沈壽孫
何芳孫何某俱分水人冬十一月二十八日柩自無

錫歸葬分水以曾孫托孤於敬輿寓姑蘓來請銘者
發源鄉友周君日起嘗與君同寓無錫
銘曰豐其文名不湮裔其祿澤後人

故柳溪何府君墓誌銘

古睦之分水有隱君子曰柳溪何公諱煥文字伯章
其先庐江望族後散居浙江皆敬容來裔錢氏時順
理都將諱必勝始家分水七世孫諱光州直學始家
分水之畢浦先生令望令望生崇崇生登仕郎源是
為公之父今衡陽教授芝孫則公之子也至是分水
畢浦何多為世所稱公歿於元貞元年九月十七日

壽七十三明年秋芝孫將以十一月甲申從治命葬
公於里之三公塢之源以狀來曰願有述也余嘗閱
公家譜自公之曾祖從弟曰南康戶一應旂與其父
玉峰老人存中伯父來請居士宗顯從兄達觀聘君
南子此園小進士梅叟而下狀行名德名士鉅公凡
十三人中有丞相杜公範侍郎陳公振孫老筆在焉
余何敢誌公之悲隧乎然余守睦七年熟知公者亦
宜之公穎悟沈厚人品甚高才具器局與近世人絕
殊年十六見戶曹擢戊戌第榮親白庭闈賫粮脯遊
太學求師友何公子舉深器之與卒業而歸未幾喪

父哀毀骨立既又喪內先房母子老幼旁無寸助獨以心計營築削不踰年肯父堂鷄犬歸新豐無毫釐差過者殊不知其為新宅也終制葬虞練祥如禮遂弃舉子業惟以養母為事所居介溪山佳處園嶺縈紆淵泉停浸古柳環其旁學者因以柳溪先生稱之風人騷客過者輒留主唱賓酬物外自得宣城饒公虎臣假道歸里愛其人與境彌旬不忍去留詩美之或勉之仕唯唯尹舊京者聘之三不能致余嘗以安撫司幹官屈之亦褚其牒而已歲癸酉居母喪幾若無以生者芝孫從容寬譬公撫之曰每自喪後未嘗一日不以芝孫為念今若此吾將何

以自釋而使吾之不哀乎繼自今吾其無意於人世矣汝其力學以無忘吾言無負吾志以求其足以慰答而祖母於地下丙子沒後為士者無科舉累公獨迎里之名儒魏公新之於塾課子姪以義理之學暇則吟咏情性又時追記先朝諸老嘗所從遊者嘉言善行舉以相戒訓相與感嘆以致不足之意當是時鄉校幾廢曠積四五年宣司從衆請以公子芝孫學醇行正命專講席自是生徒來歸補弊興仆歲祠月膳一不糜公廩蓋過庭之教然也學取上甫陞錄郡庠而衡陽之命遽下此亦公疇昔戒之力學以慰答祖

母之遺意芝孫繇是為時聞人而公可拱手高堂矣
時人兩賢之晚退居洛口別業雖以習靜省煩然南
北至者莫不盡歡悍卒武夫望公衣冠亦皆屈膝家
事一付之子猶酬酢細務不倦平生隆寒不近炉微
恙不就枕燕居危坐終日未常有偏頗慈愛所使對
之必莊甚忤意亦無疾言遽容尤急人患難捐重貲
有不計顧事已了無得色有負之者視過不異平時
乙未夏疾作至季秋屏謝醫藥謂芝孫曰區宇混一
因繼之間如意者鮮吾踰古希得終曠下夫何憾言
訖而卒余讀公親友祭公之文謂公望足以服衆量

足以容衆向慕無遠邇非造次矯揉而得蓋資稟素
高而輔以誠者歟余嘗評鄧仲華以平世文學掾之才
早致台輔比比皆是嚴子陵歸釣百世一人劉先主
欲卧求田舍者於百尺樓下惟玄德可為此言陳登
之豪未必優於許汜後世之士進不能有為於一時
退不能自治其一家兩無所成孰與公勇決肥遯弃
彼取此之為愈哉雖然庭植三槐不必在其身也公
娶鄭氏先公三十七年卒繼朱氏有賢行男即芝孫
衢路儒學教授治公喪能致毀遵古禮事繼母尤盡
孝有子如此公不死矣孫男二人崑孫峒孫皆岐嶷

孫女五人俱幼善人之後必昌信然
銘曰 葬公三公塢之原有開必先後將有為三公
者來汎茲阡嗚呼以伯章父之厚德而有子焉又何
遜乎子庶君公之貴且賢

先祖事狀

自紫陽沿歙溪舟行四十五里曰深渡又二十里曰
小溝口水出休寧山中合于歙溪入錢塘江歙之方
氏皆東漢賢良洛陽令贈太常方公儲之後曰先高
祖以上家於斯世為歙州歙縣人後更名徽州先高
祖七府君諱之宗州學學諭妣吳氏先曾祖六府君

諱敏妣朱氏先祖三府君諱安仁字伯壽特授承務
郎致仕妣吳氏封孺人高祖葬小溝口以上皆葬小
溝之源中南渡前水東有重屋十三間故居也宣和
庚子以睦寇燬遷居水西在今高祖墓前高祖曾祖
皆遊學汴京先祖當高孝之間奉曾祖遷居州城耳
泉坊西卜室北向前後各為重屋三而為土庫東南
隙效隱者韓伯休市藥物自給始葬曾祖妣城東問
政山興道原先祖娶時年三十先祖妣年二十合古
禮生五男子三女子五男先君四府君諱琢字元章
以太學上舍登嘉定七年甲戌第仕至承直郎廣西

後銘幼下有
下字

經幹權融州通判次七府君諱秘字元善幼躬約用
公篤如先祖次八府君諱琢字元珪屢亞鄉選博學
工詩文州學直學次九府君諱琛字元猷文雅蘊藉
喜賓客嘉定九年丙子鄉貢進士次十府君諱玠字
元純三女大先姑嫁吳顛二先姑嫁江容有甥應元
鄉貢進士三先姑嫁劉伯証皆士人先祖為人剛毅
直諒治家教子嚴待親友里黨樂易藥不二價不過
取贏人以其誠有求必詣回嘗見先祖遺墨歲計會
子本出入數雖日益增饒而輟以為睦嫻任恤費亦
不靳以故字不加闕婚嫁外田不盈頃郡人至今言

長者必歸之初郡更睦寇徙治溪地曰新州久乃復
舊廬仕高貲多落遠郊外邑尚書羅公汝楫紹興中
始居城東北子鄂州願孫似臣俱擢第而章元崇與
先君繼之猶是先祖及妣以大禮恩疏封先君所與
交皆天下名勝而元圭元猷二叔父又皆以舉進士
有聲顯人望士日轅門歲時之會男婦女壻十六人
奉觴為壽先祖色莊儀肅先祖妣慈顏盎如中表健
羨然自先君嗜書業文取解入學升舍策名衆為善
先祖輒大不憚得無謂治平以來不善事荆舒章蔡
不黨檜不媚佞不阿遠者不貴貴即為百世儉人賢

者決不願附愴人守正爭是非即必播徒黜謫與其
任而知名不若隱而無名之為愈耶或請先祖身既
為通籍官宜筭與者先祖不改其度千秋錫宴即輟
兵衛哄導甫還即有所過從徒步如故守貳或君私
宴辭弗往年踰八十愈清健未常一日有疾不服餌
亦不好佛老庭闈燕處相敬如賓回不逮事先祖先
祖妣而得之長上所言如此二繪像舊藏元善叔父
家云極肖似夢間寐如存也先祖以紹興十四年甲子
九月初九日生以寶慶三年丁亥正月十六日卒年
八十四先祖妣後十年甲戌正月二十五日生以先

祖卒之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合葬於問政
山曾祖墓之山陽先祖卒之年五月十一日回始生
於封州回生三歲為紹定二年己丑十一月十二日
先君卒於封州又明年回始獲歸回年三十六歲為
景定三年壬戌竊進士第又十三年為德祐元年乙
亥以太常寺簿兼節制兼都督府叅議官郡事之暇追思
加直秘閣依舊任兼都督府叅議官郡事之暇追思
家世譜牒散亡先祖墓銘墨本諸叔父家皆屢厄於
火今或不存故書此大槩以遺後人而先祖五男子
之子孫別繪為圖焉

先君事狀

先君諱琢字元章徽州歙縣人曾祖考七府君諱之宗妣吳氏祖考六府君諱敏妣朱氏考三府君諱安仁授承務郎致事妣吳氏封孺人淳熙元年甲午十一月十六日生慶元元年乙卯鄉貢進士嘉泰二年壬戌試江東混補入太學嘉定七年甲戌以中等上舍殿試袁甫榜中第五甲第一人升第四甲授楚州州學教授改蓬州辟四川總領所措置糴買兼準備差遣嘉定十二年己卯以紅巾之變出峽明年生蜀事為言者論列尋授吉陽軍軍學教授入廣辟昭州龍

平縣令改辟廣西經畧司幹辦公事常權通判融州官自廸功郎至承直郎舉貢及格經畧司檄委買馬於邕州橫山嘉定十七年甲申廣西提刑錢宏祖挾私憾誣劾對獄踰年寶慶元年乙酉坐謫封州紹定二年己丑十一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歙縣水南六十五里孝女鄉小溝口之原先君之曾祖考妣墓及焉故居在焉紹熙初族人之才者私以售之凌氏暮夜盜葬三府君訟州縣屢扼於吏先君年甫冠兩詣饒州訟於江東提刑司得直乃以其業委先君從第五府君諱政居守五府君足跛因是治

生稍裕後以其子仲通借先八叔父遷君柩至自封
州諸弟以是業之復先君力也遂葬先君於小溝口
之處

徽州南渡後鄉貢額一十二人而詩經不與先君赴
尚書禮部陳請慶元元年乙卯符下江東轉運司牒
州取詩經一名是歲先君遂中解選徽州鄉貢取詩
經自此始是後呂左史公午丞相程公元鳳運管陳
公慶勉壽昌令朱公渙皆以詩經起鄉舉嘉定九年
丙子先九叔父琛預貢至寶祐三年再見乙卯而先
十叔父玠之子崇復宋是選蓋先君早有聞於四明

舒公璘實為吾州詩舉之祖云

先君入太學外舍未有校定嘉泰四年甲子公試經
魁入等當年私試中三分明年開禧乙丑改元追升
內舍坐齋守季為行試文中程為藝外舍嘗守三季
中三分為有校定由是而公試入第二等曰正升先
四等後三等曰進升如先君曰追升此外校法也鄭
清之當國其姪僅有私試一分密囑學官私取不從
乃降旨以一分為有校定而外校之法濫矣嘉定二
年己巳先君舍試中平等是年內舍額增至一百三
十人內校十三人自此始先君兼有私試一分成內

舍平拔嘉定四年辛未以鄉舉該免同左史呂公午
到省惟呂公奏名是秋先君舍試入優等以一平一
優升中等上舍凡升上舍上等取旨推恩俗謂釋褐
狀元或即除國子錄或視第三人受幕職中等免省
下等免解見諛免解者亦與免省然必升上舍一年
始奏名先君待年為前廊國錄嘉定七年始赴殿試
此內校法也賈似道當國來譽釣恩首私放兩優三
人中等上舍不待年不到殿並與釋褐下等上舍不
待年不到省即到殿甚者延引恩數亦與釋褐而內
校之法尤不勝其濫云

先君初授楚州教前知徽州王公鉉時為四川總領
拉先君入蜀因改授蓬州教自入大學聲名已盛至
為前廊學者甚衆上饒應公彌正時亦從永嘉章公
挺之學春秋後添倅吾州為回詳言先君生徒及所
以厚遇之意感嘆不已在蓬利州蜀士執經皆喜得
師臺間爭剡薦利路帥曹公彥約尤深相知所刊朱
文公師友問答委先君訂正今行於世
先君之在四川摠幕以公直稱嘉定十一年戊寅七
月總領太府卿王公鉉召以知興元府楊公九鼎除
太府少卿代之餉管錢宏祖者與先君不相能明年

已卯春調戍之闕外舊比人給絹一疋錢十八貫三
伯文而吏尅其三百衆推卒莫簡張福為變行數十
里而還九鼎并金帛迎犒之不止先君偕同幕白九
鼎取吏尅錢三百者置之獄先君起如廁叛卒入得
九鼎雷檣中殺之破獄縱囚欲殺尅錢吏吏以先君
獄之為憾喉叛卒害先君利州士從學者匿先君於
其家得免進之時矢貫舟中几先姊為回言如此是
時訛傳先君為賊所殺安公丙起為宣撫用將張威
平賊剗心肝祭九鼎而九鼎子亦免求附先君舟出
峽先君舟小狹又懼浮言謝不敢同幕喉之以為怨

又以喉錢宏祖後乃有廣西之難

先君嘉定十三年庚辰歸自蜀始營屋上北市先七
叔父主治役作回見舊髹器皆書曰庚辰方宅者此
也先君四弟七叔父曰璵字元善八叔父曰瑒字元
圭九叔父曰璫字元猷十叔父曰玠字元純三已分
室外居惟九叔父待先祖於舊宅先君於先祖田宅
無所取平生銖積至此僅有田三十畝先嫡妣孺人
俞氏生先姊百一小娘明年辛巳秋以蜀俸嫁先姊
百一小娘得婿曰江濟之戶部侍郎紹興帥綱之姪
知漢軍鎮之子也親迎留館而冬入廣七叔母周氏

嘗與回言先君好施見貧乏者多解衣與之先嫡劬而儉置家具什物絲粟愛護先君或以與人不吝濟之号且畚受侍郎奏補恩仕至改官知江州德化縣亦為回言先君名震一時而曾次恢疎以故與時多忤先君之入廣經畧胡公槻實招之提刑錢宏祖初同在四川摠幕嘗戲先君吾異日當舉汝先君亦戲荅曰吾豈受汝舉者既而復會靜江亦已各忘前事遂舉先君京剡嘉定十六年癸未冬將赴班帥檄如邕買馬先君固辭而宏祖力為其言挽留舊摠幕有任子疑謂先君嘗忽視之以書介楊九鼎子潛詣宏祖

泣以告謂九鼎死先君獨生乞為修怨當宏祖挽留時包藏深矣而先君不察其姦橫山二卒盜馬生事先君申經畧司行下處死非先君擅殺也宏祖即悔舉按劾謂先君以二卒淫妄擅殺都司疑其事白廟堂下經累司休實宏祖懼不實得罪且疑先君終朝有援即又誣為先君實殺七人虛撰死者五人姓名十七年甲申六月寘先君靜江府獄偽為款狀上之朝廷宏祖尋代為經畧又多賫黃白至行所在賄都司言路求必殺先君而後已言路中適有宏祖親家適以風聞朋助都司坐先君罪追毀除名勒停竄廣

東封州于時單騎之官先八叔父走靜江訪死生獄
無由通謫命至先君出獄見八叔父立道傍相視流
涕宏祖猶欲殺先君會一日宏祖妻卒受客弔荅拜
仆地宏祖亦卒先君乃免寶慶元年乙酉冬也先君
隨身裝囊非有朝旨拘籍宏祖擅沒入之當是時有
董其姓迎宏祖意醞釀逞私尋為叛兵及熈王播者
造端故入亦年未四十暴卒於邕鶴山魏文靖公了
翁為鬱林州僉書判官陶君薰墓誌銘畧曰君主管
邕州溪洞司機宜文字有被帥檄立互市擅殺人於
邊鄙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詰實以書請屬君持

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皆不實使者大怒察吏亦有
先同後異者君不為改回今攷先君嘉定七年甲戌
進士題名小錄薰字南仲全州清湘縣人第四甲進
士出身其為邕之溪洞司機宜嘗三攝州鶴山所謂
主互市者即先君也使者謂錢宏祖也其謂殺人邊
鄙傳聞失實先君之寃明矣殺人非擅而傳之者與
聞之者皆失其實可知也宏祖為一路刑獄使者誣
帥司幹官以擅殺人之罪外以公移命南仲究詰而
內以私書請屬即宏祖之欺天罔人悖虐不道又可
知也南仲持不可報曰不實宏祖大怒南仲終不為

改則首尾一節伸先君之寃闢宏祖之妄南仲可謂
勁正君子宏祖可謂兇酷小人矣鶴山文集行世若
揭日月孰謂先君之寃天下後世不知之乎南仲初
筮潯州理掾去邕改辟昭州教丁母憂復辟鬱林元
幕紹定二年十二月除夕卒年七十二室慶經筵陶
密宗山其宗也

先君初入蜀先嫡妣先姊從行及入廣不挈家封州
之謫隻影就道先姊從夫如郢州主長壽縣簿先嫡
妣家居與一妾俱先君夙與鄉人績溪戴適之厚善
適之諱泳多男嘉定十四年辛巳六月十一日又生

男先君時未有子許以為先君嗣十六年癸未蔣仲
珍榜適之登第主旌德縣簿其冬如宿約以子歸於
先嫡妣先君遙謂命名曰元老是為先兄行第百五
先君在封州得所生妣胡氏孺人肇慶府人以室慶
三年五月十一日巳時生回於謫所行第百八嗚呼
先兄祝於嫡母之手不識先君回為先君親子不識
嫡母一時家門患難如此尚忍書諸筆哉生回之年
正月先祖三府君致政承務卒十二月先祖妣吳氏
孺人卒訃至先君慟哭嘔血明年紹定改元戊子二
月初五日先嫡妣俞氏孺人卒先君自是聞耗而病

循至大故回時未免乳已生兩歲有半惜未有知先
君歛而目不瞑回既長聞先所生妣語前事及讀先
君所書囑付遺墨未嘗不痛滴血淚也

先君在封州貧甚一再自營茅屋日惟蔬飯布無藥
肆呻吟烟瘴者五年先嫡妣買鬻幣遣价往返動
數千里無渚於窘家愈益落賴同年進士方公雷震
字聲甫興化軍人時為封州僉書判官兩攝州事與
先君篤叙宗年之好宗學上舍趙公希夔字龍友為
州學教授始亦月餽先君楮幣二緡後不能繼回之
在孕先君指腹與聲甫納女也以為聲甫子男也或

謫死不歸望聲甫致母子二人於鄉及先君卒聲甫
過滿當浴檄如五羊特為先君留數月治葬如先君
治喪命差排軍王政及家僕胡三送先所生妣回
以紹定三年庚寅四月二十九日建於徽州今聲甫
所與先九叔父書猶在回謹藏之而聲甫官輟所到
回未詳知龍友之子與概字茂翁登淳祐十年庚戌
第咸淳初為江東倉幹回適亦從辟入幕同寅三年
嘗於賤生之日贈詩更酬追舊傷感云

先所生妣同回初歸育於先九叔父之家九叔母李
氏之兄景芳世名醫善治傷寒回歸之明年辛卯景

芳就大醫局試如行都而九叔父忽感是疾它拙醫不能理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不起僅得年四十三先是七叔父已育元老於其家遂合回母子為一及雇僕一人以先君三十畝遺田之租節縮歲入膳回一門四口以至成長而先八叔父教回讀書績文以至偶竊名第嗚呼先君不幸遭大誣中奇禍歿身嶺表而其心事無瑕天或者猶矜之故得官友手足不負所託扶豎其不肖孤有程嬰杵臼之風焉回書此不勝哽咽

先君謫非其罪鄉先達內翰程公珙及紹興帥汪公

綱以其寃誦言于衆錢宏祖既暴死士大夫多不直之丁亥初郊以濟邸事坐謫者丞相史彌遠深所惡憤以故赦無叙放量移正止卜許死者歸葬方公聲甫以紹興三年庚寅正月初九日葬先君於封州報恩寺法堂之內右而初六日夜市失火焚百餘家先君之屋爇焉聲甫又急命吏卒救護先君棺柩以訖襄事後端平初陳乞歸葬尚書符始下先八叔父以端平三年丙申九月如封州先七叔父盡以先君遺物易新楮幣得四百緡充贖費其年十二月歲除日改葬今地先嫡妣先已葬問政山先祖墓朝山之塢先所

生妣以淳祐元年辛丑奪志六年丙午九月初七日
卒葬水西寧康寺前回少頑愚卜先君之改葬先姊
來會不能細問先君出處行事之詳先所生妣奪志
不能爭其事於七叔父七叔母之前徃徃敬奉尊長
過於畏懼至今思之頓足搏頰此生悲恨豈有涯者
哉

先君時文古文俱精尤精詩律太學義論策學者傳
習先八叔父嘗取所為東漢黨錮及隱逸四皓等策
為回講解取諸史傳先今檢勘出處講後今回覆其
衍其詳回於是文思湧進又嘗舉先君所賦詩句併

取漁隱叢話及古人佳作令回參考互證回於是心
嗜為詩通判興國軍方公烈字元美與先君通譜從
制帥余公玠入蜀其子文龍為回言嘗見先君巴州
學碑立榛莽間文甚古典先姊夫汪且齋上饒應公
彌正並嘗為回言先君詩筆健峭先君蜀中詩文青
有冊三大編三十年前不知為何人所匿諸叔父之
家皆燼於火今遂無一存者尚有手澤一二回平生
行以自隨已見之它跋云
先姊之嫁先君之贅力罄於是以淳祐元年辛丑從
夫為池州石埭縣令卒其生也慶元三年丁巳年四

十五有子曰汪舜卿先兄百五府君雖先君祝之而未識也遺墨書元老小名不一囑先七叔父撫養勿聽舅一俞氏事與果有導之為無義語者七叔父甚惡之猶以先君舊藏繡珥為娶姚氏而八叔教之亦能文以秋崖方公之同宗而高科也十叔父之子名曰密元老自名曰密七叔父之子亦名曰密姚氏生一女先卒回塵忝之年先兄以貧病客死鄰人章氏家年四十二女已過房楊氏嫁王氏

先君遺休惟回一影自先嫡妣卒戊子己丑二年書家事後事以托諸弟者盈四冊惟恐回之不能歸也

又慮其歸而不能長也又慮其長而不能成也然則先君之意哀矣痛矣逮回四歲得歸賴先七叔父養回以至於長先八叔父教回以至於成回不專為科舉之學學性理自真西山讀書記入學典故自呂東萊大事記入學五七自張宛丘入學四六自周益公入而時文之進自州教授天台諸葛公泰始年二十二見知於左史呂公年年二十四見知於丞相程公元鳳年二十五見知於端明洪公勳叅政饒公虎臣詩人鄭亦山鄭公會年二十六見知於郡守府卿魏公克愚郡倅應公彌正郡糾常博張公汝諧年二十

九見知於秋崖方公岳踰三十觀文趙公與憲提舉
金公文剛江閩馬公先祖尚書呂公師夔制帥呂公
文德禮禱劉公震孫相次見知年三十五中兩浙漕
舉登仕郎告呂公師夔所與而魏公克愚解送年三
十六僥倖別院省試第一人丞相馬公廷鸞賞其義
丞相章公鑑取其策廷試丞相文公天祥制帥趙公
日起叅政常公挺為考官真回首選不遂猶與第一
甲歷官隨州教授江東提舉司準造國子監書庫官
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國子正江淮都大司幹辦公
事國子正大學博士沿江制幹再大學博士再沿
江制幹改官通判平江府改通判常州改淮西帥機
監華山西岳廟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議太常寺簿除
監察御史丞相王燭格之兼莊文府教授知建德府
節制往來駐戍軍馬除秘書郎加直秘閣依舊任兼
都督府叅議官於是年四十九矣小狀舉主三人運
使聶公棠提刑鮮恭公應文制帥呂公文德京狀舉
主五人呂公師夔馬公先祖制帥朱禔孫禮侍翁公
合制帥黃公方石特薦舉主一人工侍程公岳為回
買宅相知深者宇文公十朋郡守府卿詩友文人真
諒多聞之交滿天下不勝書雖然回何以得此於一

時哉皆先君之餘澤為之也二三先叔父之教養為之也回早遊江湖不及娶納杭人姚氏併他妾生七男四女七男存心正心高心明餘三人庚度孫鶴孫雷孫早夭四女未禾娘嘲娘餘二人學乎生不舉存心娶林氏史館檢閱添差通判建德府士愷之女生女桐娘禾娘嫁貴池縣丞程桂嗚呼回之所以名實先君名之自初生即名曰回哥以寓他日還鄉之義長而不取更他名左史呂公午先君之友一見謂回貌肖先君字之曰萬里以其歸自遠嶠而又將期之以遠到云者然自取科立朝內獨與賈似道不偶四取取押彈

譽之者不勝毀之者之多將求無負竹坡先上之所望以求慰先君之心於地下亦曰強為善而已矣回泣血謹書

先是德祐乙亥治郡退食用陳后山先君事狀体著為回先君事狀刊寫已定明年丙子春二月初六日奉前朝太皇太后嗣君詔書以郡歸于改書至元十三年自此日始行在所宰執大臣以嗣君名其表納土送璽於舉亭山在正月十八日軍馬入臨安府易守在二十日回猶堅守孤城半月餘姦人不敢闖於內盜賊不敢煽於外以待

其定王卽中世英蕭卽中郁提兵五千賚詔至郡
合衆官吏軍民一口同辭惟恐有如常州之難議
定歸附按三國蜀志霍弋字紹先羅憲字令則景
耀六年蜀併于魏弋時以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
成都守大臨三日諸將咸勸速降弋曰今道路
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得後主
東遷之間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歸魏憲時以巴東
領軍守永安城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
弃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
委質聞至乃率所統臨於都亭三日吳聞蜀敗圍

攻六月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歸魏陳壽書
謂霍弋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此雖非入臣
之正義然國亡主遷土地人民無所歸為小郡者
力不能全國矣全其郡民可也建德府六邑戶十
二萬有奇口四十萬許全十二萬戶四十萬口亦
可也彼列閭連城先下於臨安未下之先者可罪
也此一小壘臨安已下半月而後下焉恕其罪可
也而譁士或以不死責回籌帷鉅公分鉞虜師不
責之死於未亡國之先而責一內郡太守於國已
亡之後乎殷有三仁亦異乎孔子之論人矣此固

不足深辨而披讀前所為先君事狀有續當增書者回之事與霍弋羅憲無異既歸附改授知建德府事兼管內安撫使遙授衛尉招討使明年至元十四年丁丑夏四月改授嘉議大夫建德路_路總管兼府尹十六年己卯入覲秋七月遷通議大夫依舊任十七年春庚辰還郡十八年辛巳夏六月初一日代者總管周府尹克敬至解任今謹附書於先君事狀之後因稍修定諸子名教藏之家屈伸出處易有時義付諸後世之公論足矣要之回假守七年無毫髮為利意徽州李世達之變家藏書數

萬卷一空他物稱是在郡倒囊竭廩至估賣寓屋猶不足償逋而一子在燕旅食不繼此豈有貪而然哉特是以見先君於地下亦當有辭

至元十九年歲次壬午正月回時年五十六泣血再書

叔父七府君墓誌銘

回之長子存心問曰大人所為先祖事狀書叔父七府君謂劬下躬約用公萬如先祖其狀何若噫回年可十三四府君携回謁先君墓其初往也喜忘其倦其還也自小溝口岸行上下巨石湍沅間藤蘿茂密

霧雨陰翳無他僕回左手帕飯一蒲囊右手執繖府君亦然二十里至深渡先大姑嫁吳氏者寡居而貧薄酒三行欲烹鷄急謝去喚舟踰梨木嶺盤旋深谷中出至大佛橋十五里倒所賣飯瀹湯餐之既去城猶三十里薄晚至七里亭煮菜餅一盃天且雨回以為徑歸矣乃紆路趨東田泥腐滑可十里入問政山姚家塢相截藏穴蓋府君所自擬也天大雨甚回以為此必即歸又穿松升巘驀鳥道至聶真人山房旁近視先祖曾祖墓然後下山抵家已張燈矣回疲困殊極謂可少休既各濯足仍令回同二兄一姪誦宿所

授書府君坐守如常時二更初始飲酒一盃撒即卧內旦起治生事惟恐悞持券贖質者蓋一出已三日用後一日竣三役寧少自苦不欲廢時妨務也其勤如此回之所生母之兄之僕計四口府君食之府君及先七叔母周氏長子潤民長婦黃氏次子菑孫端甫一婢計七口摠為十一口早膳芼羹必肉一斤猶記端平易楮令下今日豕肉斤楮二百明日而四百矣府君嘗切慨嘆時事家事之難小節夜三杯回革皆為菓饌鹽釘不治羹大節七杯招弟妹親姍始治羹非生日他喜慶無十杯也常時則每夕不過一盃

撇耳未嘗命妓用樂俗稍漸澆里中以不義驟腴者
動輒數十孟絲竹謳歌達旦前輩如府君無是也其
儉如此為先君主貲用二十餘年撫養回一門近二
十年毛釐出入無爽間者蔑所容咏人有不善直言
面譴平生不輕發言亦無一言不誠實佃農塚叟鄰
媪巷童皆敬信祇畏其公且篤又如此嘗被盜質肆
一空夜闢門去無來跡捕者疑謂家盜范丞相鍾為
郡守與先君學舍有舊力為窮竟盜得乃自謂攀坊
柱升屋發瓦鋸椽板躡厨架而下倒雨繳盛木屑既
下仍補完之故來跡不露驗視果然方事殷吏誤訊

他盜既而有司又欲重坐直盜府君皆丐寬之又此
其忠厚者也潤民幼病癩娶而不嗣早立孫端甫為
後七叔母疑其弱復立嵒乾道五年己丑省試第一
人鑑堂先生太博方公恬之後也府君諱秘字元善
先祖五男府君居次以淳熙七年庚子六月十一日
生淳祐三年癸卯十二月二十日卒年六十四潤民
先府君三年卒年三十四行第百二嵒行第百七治
生不潤失所析產端甫獨以己分奉祖母及母事葬
無闕七叔母少府君一歲景定五年甲子卒年八十
四端甫之母長潤二歲至元十六年己卯卒年七十

四皆葬姚家塢甚聘劉氏不成娶至元十三年丙子卒於回之寓屋年五十二葬建德府烏龍寺前之右瑞甫娶張氏今有子呂孫回薦之尚書呂公師夔為塾客嘗從至廣西靜江故生子以呂為名是為府君之曾孫一人然則較府君之德當世士大夫尚鮮其人而天之報之乃爾眇耶

銘曰 可刻者德不可繪者識摠角觚觚曰惟汝有立斯丘之眠斯文之傳石泐谷遷天日不鐫

叔父八府君墓誌銘

先祖五男子叔父八府君居其中諱瑒字元珪以淳

熙十一年甲辰八月初八日生少先君十歲少豪俠不羈治小戴禮有聞於范公鍾奚公若賓記問淹貫精詩粹文有南渡遺風程公珌嘗牒赴漕舉以破題不入今調校場屋輒抑而亞焉性善詆嘲喜博奕適飲肆即有旁人小忤意如胡証之衛裴晉公屠販俳倡俠曹黥胥吏朋興隸莫不望風懾憚俯伏至登鉅卿魁貴之門亦聞聲倒屣如皇甫規之玉符也四明張公時亦名鄜字居卿中興詩人雪牕張公良臣之其妙壙堂徐公元素者名士也後約齋張公子之子子謫居吾州與府君同庚最厚善無日不狎飲一語不中必凌駕之使屈乃已此江山丞楊公思誠字元

謹為回言如此又秋崖吏部方公岳為回言嚴陵葉公子儀為吾州教挾名聞困苦學者升講堂點請諸生覆誦通鑑惟方元圭方巨山程伯祥敢與之抗相納每舉及道鑑某事即舉其事及人姓名始見某卷終至某卷以覆問之葉遂語塞府君年長於巨山伯祥名 休寧人巨山秋崖字也府君以是知名亦以是見忌學前序有缺輒躐集他人府君止得為學諭而已然府君意翔天表豈競此醜鷄窺者一種齷齪之士或陰過府君謂肆而不愿要其剛志義氣自非鄉原之所能知嘗翩然褰裳汎洞庭涉衡湘闖八桂

訪先君死生時則寶慶乙酉年四十二此猶曰血氣方強又嘗徒步上贛江出梅嶺歷廣府出瘴海至封州遷先君柩以歸時則端平丙申年五十有三血氣且衰矣毅然徃返萬里無難色古所謂慷慨義士而世謂之淺丈夫能之乎府君先娶張氏再娶葉氏而葉氏亦再行府君就其前夫黃氏之室以居在城之東三里曰上路有花竹園池山林禽魚之樂生女一人嫁林寧周士人晚乃立同姓子曰寄孫淳祐四年甲辰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家貧自書冊外一無所有以其月葬於所居之對山噫府君回叔父也又

回師也自五六歲教回至十七歲先是回之諸兄皆
師府君久之或更他師散去然於時名師豈有出府
君右者府君念回可教特留回一人聽朝往暮還教
不俱時亦不如世俗為其具文課業風日稍佳府君心
無事小樓面山臨樹信手展几閒書且誦且說回立
而聽聽竟俾回自誦自說或回所說有新意大喜或
室滯澁縮立譙責不少怒必至於融液貫而後輒異
時諸兄或對偶訓詁議論誘不進輒遭訶叱蓄撻其
去也恐當為此惟回不然府君歿十有七年當景定
三年壬戌幸竊名第又十三年德祐元年乙亥幸叨

郡守追惟父師之恩愧蔑以報回客江湖間八叔母
葉氏年八十餘弟寄孫年可四十相繼淪謝寄孫行
第百九娶吳氏歸寓本宗未有後裔回欲輟一子為
府君孫而疑未決歲時祀府君於先君之旁悽惻
愴無時不夢見焉昔陳后山之父有第四人兩叔父
之墓后山銘之謹援此比為叔父八府君墓誌銘以
舒無窮之思以為後人世勿忽忘之地
銘曰 人子有父兮瘞瘴鄉絜其歸骨兮萬里行茲
德不報兮神其我戕人父有子兮幼孤愚食教一紀
兮旣詩書茲德不報兮神其我逋仇寡困顛兮子無

子天高夢夢兮昧茲理我欲報德兮鏡此銘紀

叔父九貢元墓誌銘

先祖自徽州歙縣小溝遷居郡城生五男子既畢婚
取古者父子同宮異室之義析四宅於外惟叔父九
貢元侍祖居曰大街宅先君曰經幹宅七叔父曰北
市宅八叔父曰上路宅十叔父曰南市宅田生之三
歲而先君卒明年歸自封州實紹定三年庚寅四月
二十九日也叔父收回同所生母育之家是為先祖
故居回命薄福單天降之酷弗自殞滅移禍於我叔
父明年辛卯四月二十七日以疾卒年僅四十三於

十六年下缺文

己酉十一月十三日生嘉定九年丙子
以詩經中鄉貢進士選廣額大鼻
情幹偉容冠服整潔步止嫺雅
言行中規矩毒藏名書古帖事
二親下氣柔聲順志承立最
居者寓者仕者凡知名士皆造門
納交張廟居鄉方岳巨山楊思誠元
謹最相厚所謂晉宋間人如水壺
玉樹出風塵表者先君廣西之居
如行都仰雪士大夫傾倒延致先君
一蹶不自望振起猶以館閣摺紳
期難第豈謂中耕乃止此哉得疾
不逾數日叔母李氏之兄工調傷寒
適留太醫學士至則無及矣時子
逢年始八歲叔母守志訓育樹立
初先祖治生如胡籍澤陸象山家
門設藥肆叔父俾叔母之弟司之
多羽化淳祐元年辛丑七月市火其
人夜抱簿局鑰而去明日以無子

是回斃寡靡依賴七叔父取而撫養如叔父之志以
訖成人蓋不特回之孤苦間關飄離轉徙厄於賦分
者為可歎而方氏一門自先君茹冤埋恨之後惟叔
父望聳一時寒緒所覲以復興者此耳造物乃擇其
尤良而亟仆之此則重可嘆也叔父諱琛字元猷以
淳熙十六年登名嘉定九年丙子先叔父先貢元琛
復中是選至寶祐三年再見乙卯而先兄百三貢元
密又中是選是經是選前乙卯以方氏創之後乙卯
造物者仍以畀之方氏回意天將昌大方氏之門兄
必擢高第無疑而乃不然至咸淳九年癸酉元年五

告蓋所焚者皆虛器也嘗已往矣
寡江孤子迫相誼勿問指衣珥易
瓦木粗障風雨叔母臥土庫中感濕
疾四年甲辰夏卒年六十合叔父極
葬于城北七里之鄉之原逢年後
改名有年字良遇登仕郎兩浙江
東漕貢兩請進士復以詩經鳴
補迪功郎權知淳安縣娶楊氏江
山縣丞之女即叔父之友恩誠者今
遂定居與楊之居合而祖居之再創
者又兩廢於火析其地以為賃戶彭
城陳師道銘叔父有舊比歸曰受
叔父不世恩宜銘 銘曰
紹五之止折吾之家之梁有植其柏
兮復曰紹卯之委仆吾家之柱有
蔚其松兮復者上字下址兮堂主
再隆二者之相兮允予宗駟玉乳
兮叫帝聰雲復仍兮來凡
先兄百三貢元墓誌銘

徽郡貢擢詩經白慶元元年乙
卯始由先君有請于礼部也而先
君首中是選故徽之言詩與者
自歛邑方氏始先君既入與子

下接登名云云

十六矣病頭風眩楚四月旦日卒一科名得失不足
計而兄平生於家事有難處者可悲也兄先名澤民
後以慕秋崖先生岳改今名字崇德季父玠字元純
以為後安清俊眉目明秀潔齒踈髯工記問善談笑
季父初為兄娶俞氏女未成婚死如戶部訟聘財時
淳祐元年辛丑七月郡大火先祖舊居與季父之居
皆燼季父歸而營新宇未竟省疾于元善叔父家回
時見兄踉蹌号泣報季父曰繼母適躍入於井矣季
父奔還拯之出雖幸不死而非常之訟興蓋季父先
娶李氏再娶汪氏汪氏先嫁宗室有婦容稍貴倨不

習庖事季父先有二妾內懷恚妬每煮餅調羹請主
母親臨灶釜為之知非所長則碎以謗季父惑焉故
主母怨憤自沉其弟騰實字茂之為士人年妙氣銳
告之郡謂季父溺愛二妾迫殺主母逮赴有司季父
乞離妻騰實乞罪竄二妾久之中表調膺二妾免罪
勒嫁主母復合如故然汪氏自是心恚如痴矣季父
嫁一妾潛以其愛者納諸家愈益擅事僭上如正室
呼之曰陳大娘兄所娶亦汪氏處父母主妾之間無
違言如是者十五年而陳大娘卒兄始請鄉薦回以
為妖徃祥來而季父別有一妾端喜頗愿生女二人

曰冬妹曰社姑又有一妾至陋而悍生男曰德老生
男之妾欺生女之妾昼夜競詈凌辱切市厭鄰忠
兄於家一日不能安連謀書塾轉徙回自兄下省之
年游學四方至景定三年壬戌塵忝假道上冢與兄
復會始知其詳五年甲子回自隨州教辟江東倉幹
聞兄繼母及妻皆卒已再娶某氏生子填孫明年咸
淳初元乙丑春正月季父卒年七十四二妹未行弟
德老年甫十二季父遺言以社姑為兄之子於是事
叢力孤喪嫁迫貲力乏又五年庚午所居復厄于火
又三年遂不起顧兄雖丁家事之難處所不堪然未

嘗不怡愉自得早不能飲涓滴晚乃不可一日無酒
幼時背誦經史如流不好弄垂老乃如淳于善譎授
徒積久門弟子所至皆是延致飲席微言詆譎衆無
不烘堂絕倒其胸中明爽不停藏一絲毫事且上商
南僅只此何耶兄之卒回始改官尋奉祠家居秋九
月送兄葬於問政山汪家邨季父之墓傍子男二人
填孫鼎孫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二十五日李銓
以徽州歸附夏五月其子漢英同李世達為變而遁
郡被禍慘甚群佃奴起為盜屠貴官富戶無筭城空
月餘生草及簷兄之家逃避邨落雖脫兵厄而端喜

德老鼎孫皆驚病相繼歿冬妹嫁迪功卽歙縣主學
史寅午社姑嫁柯繼祖亦先下世舊居土庫藏書籍
什器群盜不逞發而攘之官府尋據以為平準庫僅
存者孤妻寡子回近歸為填孫冠借屋與居矣是誌
是銘非敢曰文亦姑以紀吾方氏一房之存歿云耳
銘曰 嘉申室酉先君何辜讒仆誣蹶三十二年兄
試鄉闈捷名再揭逮景戌春不肖力戰家耻稍刷曾
幾何時兄病岑岑蘭摧玉折鴈行兩貢惟良遇存髯
予對雪解郡卽家門衰戶涼銘此心咽

到任謁先聖文

封建廢而郡縣弱井田隔而兵農分此後世所以失
馭而難治也夫子知其然著定六經垂示萬世使後
有王者由是以復周之制又豈有六朝五代之弊蓋
周制泯而秦法遂行至於今學者徒知誦夫子之書
而已謏焉小子承乏桐瀨因夫子之書以求無夫子
之意其猶足以為治曰節愛時日信兵食祇佩聖言
尚其無斁

謁嚴子陵九賢文

生於其鄉祀於其鄉道德名節學問文章天下宗之

而豈徒一鄉之丞嘗者歟羊裘之風山高水長餘諸
公亦足以永侑而同芳也俯伏拜像徘徊登堂靡覩
於顏庶幾惟良

謁賢守宋廣平六公文

宋廣平 范正希 環田 諫議

趙清猷 并 潘子賤

漢唐四三百年循吏各五六人何才之難歟桐江為
郡以來賢太守之祀于茲者六公而已何才之難歟
彼循吏傳專以一郡然我六公皆真宰相才也豈但
開元宋公又豈但一郡循吏歟厥今天下安得若人
坐公之堂心目衡紳

謁南軒東萊先生文

維宣宅牧維成典校以習以摩斯文是詔染于邦氓
儒風彌邵有特其祠厥象斯肖壇杏尊孔郊棠思邵
岳聳雲仰瀨搖月眺如見若人對坐幽嘯藁奏寬征
遺老能道豈其孤童不謀是傲

謁諸廟神文

神食茲土守治其人神助匪求求無愧神無愧之道
公明廉勤及物匪難在律厥身矧茲嚴瀨疇瘠閭貧
曷過而饗曷甦而呻佩弦報虐執玉撫氓方寸圖格
曷祈穹昊惟神有知鑒此謥諄辨薰告至天心其陳

祭曹朝奉文

疏敬齋

濟父涇之父

嗚呼碯溪之老一出興周商山之老一出安劉然於功名之際未能全善盡美而無尤故以臣伐君見議於孤竹之二子而以子制父或以議夫留侯是故進取不如退修與其安車蒲輪召而言不用寧永佩遂初之賦枕石而漱流惟靈有才甚高有學甚奧於國可斷於王可謀謂科第九世在其子矣復場屋其焉求身立四朝田野昇平而閑暇年登九表歲時康健以優游視太公而過之與四皓乎為情彼當世之士勢蹶薰天而聲名掃地曾未若此之無愧而心休如

龐德公不入城府如陸天隨薄有田疇丁奇運於晚節懷杞國之深憂憂非不水旱疾疫而室無疾癘非不兵革盜賊而里無戈矛當箕麥邵瓜之代謝終於釣水茹山而不出焉知儲傳之與營其是以聞公之令終也終士相顧喪其領袖隣黨以為失其庇休亦庶脩洪範之福可以無憾矣特所嘆者前輩遺老典刑殆盡後生晚進風俗益媮某桑梓相望三十里萍蓬不肖幾五十秋與公諸郎交相綢繆獨未獲識公之面則亦不無其由匪變故之阻絕則行役之滯留休官林下可以進拜柰之興而缺鶻忽訃告之駭聽彌

鬱鬱而窮愁以粹容尚有畫像之可觀遺事猶有野
史之可修乃扣公之几筵一酌而又求公之行實一
觀將措辭以相挽夫之一謳也英魂不昧澗藻其羞
嗚呼尚饗

祭工部程侍郎文元岳

嗚呼公之面不可得而見矣公之所以為人猶可得
而言是嘗處山林而有臺閣之氣遊場屋而有搢紳
之風者乎有衛玠之丰神而不為西晉之清曠者乎
有黃憲之襟度而不尚東都之崖異者乎孝弟而至
而內行無遺憾者乎忠恕一視而外交無間言者乎
嗚呼風俗之下久矣落落者不可與圖合峴峴者不
可與謀全抑士以此出而不遇也非特風俗之弊亦
氣質之偏有以召之蓋士方奮然欲為所為稜角聳
撐光芒發露未形論諫已聞疆直之聲未試經綸已

見激昂之意於是不羈之誘難御之疑推不去矣然
或有鑒其為此析而從彼者則未免梏於物欲之蔽
以枉取直以屈求伸小則熟爛衰頹大則依阿附和
利其同己者稍喜之而心鄙之者亦不勝其衆則士
亦何便於此由是二人而觀之與其蔽也寧偏雖然
又孰若偏與蔽俱無如我公者哉和風慶雲盍然春
生大圭拱璧渾然天成此上之人所以樂於汲引而
下之人所以不至於傍觀而嚴憚者也一旦為學省
官蹈虎尾拔鯨牙去宰相所不能去之巨璫諫行身
黜浩然賦歸而後天下知公非終於柔者景咸之間

騫翔言路霆轟電擊風拉霜摧怪魅妖魍縮舌破膽
鼎貴矣未嘗有絲毫繆繆名位意從途未幾丐郡奉
親回嘗謂公其稟也粹故人不能以所忌者病已其
學也醇故人不能以所喜者誘已不偏於氣質而又
不蔽於物欲斯近世之人豪也吾意將為泰之九二
包天下之荒而回也亦不遐遺豈謂命不可測乃變
而為離之九三鼓缶之歌人物彫殘世道狹阨公則
已矣近乃有一種卑汙淺陋之士敢以霸心雄氣行
之鄉黨而不敢以直辭正色行之朝廷能以深機險
穿施之朋友而不能以忠肝義膽施之君父頤指氣

使足高志揚可以誑其妻妾子弟而色厲內荏外強
中乾不可以誑天下士大夫嗚呼此等人不死而公
乃死耶回賦恣甚慙蒙賞特深說項之言猶存依劉
之念未已闔門跼伏聞撒几筵窮極在陳空言寓莫
惟公神爽鑒此血忱

哭先百三貢元文

密字崇德

嗚呼予嘗有言富貴而早死不如貧賤而壽命長然
富貴與壽命三不可一得如此者雖行路無聞之人
且為之盡傷而况於手足之愛有學有文有行有義
日既親而又良則烏得不聞訃驚叫以至於號慟欲

絕既甦復咽言及而涕滂者哉昔先君謫沒於東廣
予不肖孤三歲而還鄉先君居長而有四弟莫不儀
觀偉異而昂藏况實為季叔父之子長予九歲曉然於
鴻鴈之行况既冠而予尚髻予知讀書未能下筆也
而况已有聲於名場古槐秋日室屋脩廊從直學叔
父以為師同幾年之學堂或時擲梨栗以嘲笑或縱
談史傳古今而慷慨諸生多倦墮以麗於罰獨况與
余爭勤誦以琅琅予既長而有知困奔走乎四方况
不忍膝下之一日離謹奉清溫於侍傍後母抱心疾
主家者父之愛姬而况皆無間言之毫芒歲室祐之

乙卯薦秋鷄以橫翔是將嗣先君之衣鉢叔父固以
為喜而舉族之氣皆揚揚既退飛於蘭省胡又屢造
橋門而望洋予幸霑壬戌之末第仕不競而多殃為
臺掾於九客兄繫然執叔父之喪予既無以為一粟
助而兄之生理不植而愈戕逮予再以學官罷歸兄
且以鬱攸焚屋而緒墻兩窮相植空囊絕糧兄割鷺
股刮龜毛復數椽之庖予起家佐幕於建康時以書
來成束盈箱日所患者頭風痛楚甚於瘡瘍蓋吾州
窮山之陬小市之聚醫工甚拙藥物不臧兄以此為
患苦而予則謂頭風之為病也非不可為之膏育寄

丹附與烏雄且時時道所得之秘方意以為必平復
有日矣乃聞岑岑愈有加而飲啖愈不進精神愈不
張予百窘無以為計每一得報必浩歎而徊徨入脩
門而問鈞春尚淺而雨霜蓋近日猶得蠅頭之細書
謂天且向暖宜少殺濁陰而扶明陽何孟夏之一日
竟奄忽以云亡嗚呼一妹未嫁無復奩裝一弟欲冠
筆墨廢荒長子十歲小子四歲皆未成立斃斃孤孀
兄之在地下也予知其慈魂之無聊而此念之難忘
也嗚呼仰事俯育極一生之劬勞而無卒歲可仰之
耕桑上下數千年胷中歷歷口講指畫纚纚可聽而

名位不過一鄉貢之卽予先君止於五十六而兄今亦止於五十六豈其果有數耶抑大塊噫氣飄風吹花皆偶然而莫詳嗚呼欲富不可得欲貴不可得欲壽命長又不可得舉世之人而貧賤短折者至多則予疑夫造物於人何必使之生生死死而徒為是擾擾攘攘雖然世固有極富極貴而壽命長者矣不啻車載而斗量彼以其受天之氣至厚而此之所受者薄也柰之何哉予欲問天天兮蒼蒼

祭亡男雷孫文

維至元十三年歲次丙子正月丁卯朔十七日癸未

父建德府知府方回謹率家人汝姊汝兄同汝孀孀先以十五日辛巳葬汝於烏龍寺東之丑山未向今以清酌菓饌祭汝男雷孫官人於墓次汝之初生春聲起蜚名汝曰雷謂必驚世生之四月同往金陵伊軋笋輿已能攀望幕府兩年早入暮出嬉戲書几見必索筆壬申癸酉雪行入京吳江覆舟久滯關外兄弟瘡疹汝病適可暑溪西沂予以劾歸見汝聰了忘我患難一椽落成能言能行花邊竹外日携以提前年十月出貳雲郡荒園觀梅從我登城我所語動汝能做學去春祇召遣汝歸里所至兵起再來行都

秋孟上澣乃至嚴陵每聞驚遽舉家蹙頰見今年春
可謂大幸汝疾不起抑又大怪元正之旦予拜家廟
同汝二兄不俟爾興此一欠也屠蘇之飲汝當先杯
我以躰倦付之家人此二欠也喉痛三日痰嗽不利
不早命醫致此奄忽此三欠之大也凡此三欠汝父
之罪履端受歲長幼團聚豈料旬餘汝已棺葬方願
廣穎論此無憑健啖致疾早慧返歿天不可問事有
難測豈其喪亂逋亡之際安知先死者之不為福耶
嗚呼哀哉尚饗

漁隱叢話攷

茗溪漁隱叢話前六十卷後四十卷吾州績溪胡仔
元任所著也仔父舜陟号三山老人仕至待制廣西
帥死於靜江府獄中實秦檜殺之也而羅鄂州願新
安志畧不書回嘗見其族孫示予家傳六大袞靖康
圍城中奏議戰守事甚多故詆郭京尤力後兩帥庠
州文臣之善用兵者也檜之殺之殆以此故元任寓
居霅上謂阮閱閣休詩摠成於宣和癸卯遺落元祐
諸公乃增益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
最大家數特出其名餘入雜紀以年代為先後回幼
好之先君所藏川本在八叔父元陸家回師也畫夕

竊觀李詩實自此始後又求麻沙本觀之一再亡一
再買不一本矣閱休詩摠舊本予求之不能得今所
謂詩話摠龜者刪改閱休舊序合古今詩話與詩摠
添入諸家之說名為摠龜標曰益都楮斗南仁傑纂
集前後續別七十卷麻沙書坊捏合本也元任以閱
休分門為未然有湯岩起者閱休鄉人著詩海遺珠
又以元任為不然回聞之吾州羅任臣毅卿所病者
元任紀其自作之詩不甚佳耳以其歷代詩人世次
為先後非不善也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間或斷以
已說視皇朝類苑中驟取而並書者豈不為優近回

著名僧詩話實用元任條例元任歷官事迹當侯續
書

古今類摠詩話攷

古今類摠詩話五十卷題曰左宣教卽任舟集錄錄
有紹興丙寅年序發板也序文似非深於詩者其第
一卷曰詩體二曰詩論三曰詩評至四卷詩仙以下
多不述出處必不得已曰某人云它則若出於已所
云者不如胡元任叢話明寫出處以告人也

詩話摠龜攷

詩話摠龜前後續別七十卷攷既閱休舊序冠其首

閱休詩摠不可得而閱休舊序全文在漁隱叢話後集第三十六卷中可攷閱休謂宣和癸卯官彬江類得一千四百餘事分四十六門而摠龜今序刪去此語如粟炮燒毡破猫跳觸鼎翻所引六聯即今序猶襲用之按今摠龜又非胡元任所見閩本摠龜矣元任所見全去閱休舊序今予所見序乃間用閱休語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歲在屠維赤奮若即當是紹定二年己丑書坊本也書目引南軒東萊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丑所謂作序人華陽逸老者書坊偽名所謂集錄蓋都褚斗南仁傑者其姓字不芳中間去

取不當可脩類書談柄之萬一初學詩者恐不可以此為準也

詩海遺珠攷

詩海遺珠九卷六伯二十七條九華湯岩起夢良分分教潭陽日所集也阮閱休家池州之桐陵縣夢良乃其鄉人謂胡元任叢話為非不當廁以已作說固然矣閱休在宣和末以時禁略去元祐諸公而元任益入叢話此豈可謂為佞哉夢良自序蓋淳熙十三年丙午取閱休家所有書抄錄而成曾慥宋百家詩選中語或全抄入其人家標摠書宋詩一百六十餘

人有蘇仲豫而無叔黨有江端友而無端本清江三
孔昭德諸鬼皆不與王立之父王棧非詩人也張山
人作十七字詩者詩之優伶也則皆書之予初疑是
有其事即書無者不書然中間亦各有其事且凡他
人詩話皆不標出其名如以為已所云者舛刺如此
殆未可輕訾胡元任也如山谷荆州十詩閉門覓句
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
淚古藤州謂后山惡其人以生人對死人未幾果卒
不云是何人語按是年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七月東
坡卒於常州而山谷未知有云玉堂若要真學士須

得儋州秃髻翁前輩謂之不敬回則謂山谷詩更有
犯時忌處如死者已死黃霧中三事不數兩蘓翁豈
為高才難駕馭空歸萬里白頭翁使見任宰執見此
豈不嗔忌而指坡穎為難駕馭又豈不為坡穎之累
少游死無已生聯以為對此却不妨古人初無忌諱
適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後山亦卒故有後來之論
云

詩苑類格攷

詩苑類格三卷李邕鄭淑所著也上卷冠以真宗五
七言八篇次以沈約鍾嶸王通上官儀劉允濟孫翌

殷璠釋皎然元微之益效李翱姚合杜牧皮日休司空圖顧陶釋虛中李慮徐生徐衍魚旭張洎二十有二人議論中卷乘古詩雜體為三十門下卷別錄詩格六十七門蓋亦有可觀者如魯國孔融文舉拆六字為四言詩二十四句曰離合體謹浪之所為耳回謂詩亦本不拘體其形似而已山谷之嚴東坡之活猶之禪也全在鮑參淑所引有風織池間字虫穿葉上文僧房嵩岳色公府洛河聲乘舟向野寺着屐到人家洞庭秋葉落天日暝雲飛蝶飛逢草住魚戲見人沉一句如院開松裏雪厨窓燕往來此等新語

看之如易而得之甚難在學者苦思多作悟解成就自不見痕迹也淑字猷臣李康靖公若谷之子屢入翰林歐陽公集中具見劾文平主招人言不一又以鄭州為周陵詩有不知門外倒戈迴之語為色極吳奎論奏西清詩話謂其後為人所戲謂令祖能作詩者是也

瑤池集攷

瑤池集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秦鳳路經畧卜安撫使知秦州郭恩所著蓋詩話也一日詩之六義二曰

此行不必空注汪本

詩之諸名三日詩之諸体與李叔一诗格相類也四曰
詩之諸式九式二十五日詩之景以至十五日詩之諸
說舉歐陽公與王荆公對言而曰歐陽永叔情實而
葩華此文之全於才者也王舒王誠意而粹熟此文
之全於道者也予一讀此語便見其繆元祐黃陳晁
張秦少游李方叔諸公無一語及之惟引蘓長公軟
飽黑甜一聯及筆頭上挽得數萬斤語於歐蘓皆字
之而於荆公獨王之蓋宣靖間時好荆公詩雖工密
然格不高立言命意有頗僻處又焉得謂全之於道
南渡後諸家詩話未有一人拈出此集者予得之錢

塘書肆乃士大夫家錄本也行人間闕宮殿耕者得珠
璣劉貢父為蜀人揚謬詩而此謂之黃子思詩如謂
拗聲拗字大為不可即是暗排山谷且郭多主老杜
杜詩有拗聲拗字者甚多此非公論也張芸叟塔司
馬朴一聯滿地烟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書為
詩之景芸叟集煞有好詩却不書足見此人全是惡
元祐者自書已作一聯猿戲山花暖人行塞柳青全
無滋味其他所書佳句亦多然二十九式曰渾成曰
雄特曰雅健曰和熟之類與分杜詩為神聖工巧者
又何以異哉此人無詩集傳世屢稱先子其父乃善

画山水人郭熙坡谷皆有詩稱其画河陽温入

張天覺律詩格攷

無盡居士集七十卷律詩格上下在第六十八六十
九卷本江西僧明鑑所編有曹輔子方紹聖三年序
是時無盡方以左司謫金陵起帥南昌至大觀而後
為此相所謂律詩格者决非无盡所作商英之為人
雄辯詭譎自謂得堯率悅之傳天下號為相公禪其
立朝首為章子厚所引元祐間以呵佛罵祖語斥偶
以代蔡京稍反其政遂得人望疵百而醇毛耳其於
詩雖不深其論詩亦不當如是之陋也何謂陋其論

六義比興有曰興者乘興而作故謂之興予故曰此
决非无盡所作也無盡好為人題畫像贊言博而肆
以此推之豈肯作此等律詩格哉邠者得之邢公羨
大夫處殆後人不識文字者誤增入耳

詩人玉屑攷

詩人玉屑二十卷建安魏慶之醇甫所集也淳祐四
年甲辰黃易叔暘為序魏號菊莊黃號玉林黃亦有
詩話及中興絕妙詞選行世序謂玉屑勝漁隱叢話
不然也漁隱編次有法先書前賢詩話文集然後間
書已見此為得休他人與玉屑徃徃刊去前賢標題

若已所言者下乃細注出處使人讀之如無首然又
或每段立為品目殊可憎厭况又不能出漁隱度外
其前載諸賢詩評不過增南渡以後諸公議論如朱
文公楊誠齋趙章泉語吾無間然嚴滄浪姜白石評
詩雖辨所自為詩不甚佳凡為詩不甚佳而好評詩
者率是非相半晚學不可不知也其詩体句法之類
與李淑郭思無異其後歷叙三百篇漢魏以至南渡
人別為異即漁隱條例耳閩人有非大家數者特書
之亦可刪也

竹莊備全詩話攷

竹莊備全詩話二十七卷開禧二年丙寅處州人新
德安府教授何汝所集也第一卷載諸家詩話議論
第二十六二十七卷摘警句中皆因諸家詩話為題
而載其全篇不立已見已說蓋已經品題之詩選也
木蘭許焦仲卿詩見古樂府鄭愚津陽門詩劉又水
柱雪車詩諸名輩大篇贈炙人口者俱在可資話柄
亦似類書乾淳以來鉅公詩則未有之汝群逆澹等
七人登科洋涓同慶元丙辰榜

可言集攷

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栢字會之之所

著也魯生慶元三年丁巳祖師十愈嘗登龜山之門
後與朱張呂三先生交仕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為
乾淳名卿文公銘墓父漸師呂亦逮事朱仕至朝奉
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魯齋年十五喪父初自號長
嘯其詩文曰長嘯醉語紹定二年己丑年三十三矣
始棄科舉之學見撫堂劉公炎端平元年甲午以長
嘯為非持敬之道改號魯齋二年乙未見舡山楊公
與立始聞何公基北山之名而見焉基字子恭勉齋
先生黃公高弟遂北面師之平生著述精確峻潔鑽
研文公諸書良苦足為勉齋嫡孫無忝也咸淳甲戌

七月初九日卒年七十八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
前集七卷一二三卷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
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休之學而及於騷四五
六七卷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
詩皆攔撲不破之說也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
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曰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
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峯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
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穀成黃勉齋程蒙
齋徐毅齋劉篁嶠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
景建趙章泉方伯謨李果州其第十五卷本是續集

一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
矣予嘗私評章泉詩當在漫堂上欲擇其精者別出
示人近人无能及者顧此亦未足泥文公成公於思
無邪各為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皆思無邪文
公獨不謂然論語集註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
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謂詩
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太痛
快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紀乃有云孔子之稱
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无不

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
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
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
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
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
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
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
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
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
一條不錄无乃以文公之說為是耶別見魯齋詩說

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五篇秦法嚴
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客有存於閭巷浮薄之
口漢儒病其亡逸槩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
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二以
合於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中
溱洧非淫奔者自為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傍觀
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為歌詠以刺譏其醜譬如今
之鄙俚如賺如今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
至豈淫者自為之乎傍觀者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
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

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
禮義也予妄意以為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
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者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
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
乎戲狎而實亦足以為戒也文公以為淫奔者自為
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太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
何以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
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
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頽促猶止於中聲孔子嘗
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脩六藝乎

此說不為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風特里巷之歌謠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予謂此說者內翰尚書王應麟與予屢商畧之矣作詩不必皆思無邪讀詩則皆當思無邪文公之說也作詩之人讀詩之人兩皆思無邪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為樂或不用為樂三節不同所

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攷也予攷十家所哀詩話始於胡荅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一

淳祐申年庚戌四月初四日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鄭清之投進潛邸聖語一卷其第二件曰上在潛邸臣時為國錄一日史丞相彌遠以私淨慈寺飯僧親戚人皆往獨留臣於寺閣上屏去左右密語曰濟國公所為悖謬恐誤社稷至今五六年迄不皇儲之蓋兩宮之意已不在濟邸矣彌遠

日夜憂之今聞沂邸皇姪事俞兩國極其恭順朝謁時步履端重儀止可觀彌遠每於奏事見主上目送之今欲審擇一講官以輔成德性且察其行事之實徧觀庶僚中惟足下忠實謹畏可任此責切望留意不可露以一線也臣再三遜避丞相曰言出彌遠之口入足下之耳可得辭乎謹之謹之各自為家國計此先公事業足下可以當之先公謂越王浩也不數日臣遂兼沂邸講官每遇講退下丞相必邀至相府凡上舉動言語及課程之類訪問甚悉一日忽問臣曰畢竟天資大畧如何臣對以所為氣象事皆好難

教舉以對一言以蔽之曰不几丞相甚喜泊上登極後丞相於賜第置酒款密起立肅容曰上君德聖度真可敬仰向日足下不几二字可謂涵蓄彌遠每思之極有味也今日所以置酒乃為宗社賀因及越王事丞相曰先公兼兩邸講官能識孝宗於二王並立之中極力輔成為藝祖得神孫為天下得英主今日捨昏立明於一夕之間以繼孝宗之聖事難易又與先公不同臣因謂韓琦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殆不過回日此鄭清之所進名曰聖語然此一

件乃寄彌遠清之耳語彌遠因謀廢立清之密受意

旨真贓實款於此可見所謂淨慈寺閣之謀世未有知之者也清之欲以此固理宗之寵邀功保位遺後肥家故一再形之奏論淳祐五年五月先已上進至是再錄藁本乞降御筆批付史館清之自謂潛邸時事非獨史臣不知而今日同列亦不多知之然則使天下後世知之自此始而後彌遠清之萬世罪案不可磨矣回按嘉定十四年辛巳六月十三日詔以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為皇子賜名竑授武寧軍節度使進封和國公先是沂靖惠王柄薨無子以宗室希瞿子賜名切為王沂後即貴和也是年九月初二日

以理宗為沂靖惠王後十五年壬午五月初十日皇子竑加檢校少保進封濟國公理宗為邵州防禦使而清之除兼魏惠獻王府教授在嘉十六年癸未十一月此即淨慈寺閣密謀之後不數日也清之嘉定十年丁丑吳潛榜第二甲太學下等上舍初任峽州教授十四年十二月差充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三月除國子錄既兼邱講十二月遷宗學諭十七年六月遷太學博士閏八月初三日理宗登極當月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九月遷宗學博士又遷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十月兼崇政殿說書寶慶元年九月改

兼權兵部郎官兼國史實錄當月二十四日起除起居郎十一月兼樞密院編修官二年七月權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九月除給事中兼職並依舊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蓋一任教授即內擢不出都門登科二十年而至逆官紹定元年四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國史實錄落同十二月除端明殿李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除叅知政事兼僉書四年四月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十月彌遠卒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改元下令易楮出師三京敗績內忌真魏故遲召用而天下鄙薄怨怒之矣然未有知淨慈寺

閣之謀者也二年六月拜喬行簡右丞相轉清之為左三年九月明堂風雷罷相自內祠經筵改外祠閑居老而不死不勝落莫然理宗猶時用牙孽徃來計事至淳祐四年甲辰清之用詭計密奏謂有一大事非面奏不可乞奉內祠脩經筵一望清光言之而去是年十二月以觀文殿大學士洞霄祠除醴泉觀使侍讀再除少保進封魏國公至則密奏二京出師實臣主議當陛下之身而失亡祖宗積累府庫異時國史書之臣與陛下俱不能無責願思所以復其舊者理宗撫然有省內惑其說清之遂得因循再相七年

四月自少師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兼侍講拜大
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九年閏二月拜太師左丞相以
趙葵為右丞相葵卒不至清之辭太師乃獨相至十
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六以兩鎮節度使
太師舉國公致仕凡再相五年閏門擅事昏耄貪濁
禁中由是因近習納私貢豐內帑宦官女謁牢不可
破皆清之所為也此所進聖語者一進於淳祐五
年之五月謀相也再進於淳祐十年之四月又老將
死而為患失之計彌遠所謂兩宮之意不在濟邸者
豈不密與宰相議之彌遠於此若謂主上嘗有密旨

令選皇姪講宮庶乎可信今詳清之所書初無上旨
彌遠自以己意私囑小臣清之奉命承教以不凡二
字密達彌遠不待甲申之秋而濟邸已亡矣嗚呼寧
考晏駕世有公論彌遠柄國二十七年窮凶惡極而
此之廢立且有大道之罪清之寒生竊第附麗鄉衮
饜富貴踰三十年泯絕綱常崇植禍亂逆黨之魁也
皆當赤族宋文帝徐傅之誅魏了翁誦言之矣而清
之之相逆種相禪心甚忌真德秀而尤甚忌魏其以
此欺回故著之於此定淨慈寺閣之謀為彌遠清之
萬世罪案垂戒永久焉

魏了翁
王愷生
吳與
沂邸

即魏邱也清之再入相詭計回得之少傅呂文德當是戴埴所言辛巳至癸未三年事此云五六年外清之老昏耳

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二

鄭清之所進聖語曰上親政未幾一日內引面諭近日言路可謂稍通士庶無時不上書且皆以卿比司馬光臣再三愧謝曰臣之視光何啻霄壤固不待言但臣不願有此且毀譽何常之有今天下見聖意向臣故譽臣他日君意厭臣則必毀臣矣臣既塵宰席一日留身奏事上曰洪咨夔有章疏論邊帥張可大因臺官初除致餽乞與降官罷任此雖舊習在今日

去貪不得不行亦由卿痛絕苞苴以身先之除命下日咸謂卿有揚縮之風臣再三遜謝曰寧宗之儉古之所無也繼之而稍有所過侈之名彰矣彌遠之惡亦古之所無也繼之而稍有所萃善之名亦彰矣惜乎清之暫焉而不終也矯焉而不誠也彌遠之誅侂冑景猷太子實與其事景猷死濟邸繼謂彌遠所為甚於侂冑亦有除君側之心而其言露其術踈彌遠驚毒一發綱常漸盡使孔子屬辭此事當有臺下子卒之書使後世觀魯文宣之終始公子遂叔孫得臣之朋比而史鄭之罪不可追矣彌遠之初入樞府

也在所有士不曾見之謠至今傳以為笑嘉定更化實未嘗更惟一陳宓能發其心事之微立理宗也
以利已而已少有違言彌遠其不為爾朱榮平論其貪則相府受餽無異侂冑論其淫則納茗肆之妓休而生字之又侂冑之所不為清之之相猶張商英畧反蔡京之政而天下翕然譽之矣然當是時天下屬望以為相者在真魏雖理宗之意亦然清之忌此二公遲遲其召以貢舉改士紆真於內以督府行軍黜魏於外此其心術之陰賊莫甚焉者也晚節再相賂賂公行才不如彌遠而繆過之司馬光楊綰之譽特

一時未迄之論耳細味清之所以對理宗者亦有縱橫之餘風焉蓋其胸中本無學業偶叨柄任故終以誤國而不能致君善乎裨祐守湯漢伯之奏曰兩十年來君子之聚莫盛於端平之元然不幸當國之人愚闇無識名為用賢心實技忌陽其身而陰沮其言凡開邊易楮稅畝建督種種悖繆皆其愚冥自用盡卻正諫一真德秀早使登庸金甌未闕太平可致而乃多為曲折而後與之以共政之空名其他亦皆落落引去政端平迄無善治者正以一相非才賢者不得行其道之故耳臣嘗謂太祖皇帝之治天下

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皇帝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漢又於咸淳初論史彌遠不當配享謂彌遠養痾於前清之潰決於後皆近時儒者所不能言嗚呼清之幸遇卿相恭詭謀致揆路淨慈寺閣不露一線之祝二老姦者於寧宗何有哉於理宗何有哉為理宗計者宜於親政之後明正彌遠之罪發棺戮尸播告天下謂予嗣大行為之後天也以立已為私思而不討賊則是無父無君而何以承天命服人心彌遠之家悉誅清之亦與從坐如是則寧考在天之靈可以少慰濟王將無辭於上帝祖宗將亦不至於

赫怒以降威矣計不出此顧以相臣之位酬姦賞逆福力盡而沴氣應哀哉

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三

鄭清之所進聖語後有錄曰淳祐十年四月十三日辰時宸批曰嘉迄癸未進士唱名寧考臨軒太母御者閣朕在潛邸侍立集英濟王忽入殿後內侍來云聖人在簾裏要看觀察揖朕面簾立久之以此知屬意於朕已非一日即位之後每侍宴慈明朕之於太母飲食之必進衣服之必供令朕共桌而食趣膝而坐一意奉承乃人子之職所當然者太母極其慈愛

始終無間又一日語朕云官家凡大臣奏事須與反覆商確寧考聖斷甚明宰執奏事必有聖語只因韓侂胄用事一日與朝士有約諾以珠玉名畫奏請某事適寧考弗從侂胄不遂所圖既而進說云陛下對臣下之言或恐有錯不可不謹所以後來臨朝多是淵默此亦得於宮庭宴語之際者因華及之

回曰淳祐十六年庚戌清之再相之四年年七十五矣四月十三日早朝奏事理宗語及簾間諦視事退朝之後又親批以付清之也嘉慶十六年癸未五月初二日賜蔣仲珍等五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日

有簾間諦視事又在淨慈寺閣史鄭密之謀前數月彌遠與宮中謀之久矣獨沂邸講官未得其人故遴擇至冬十一月而後得清之也然則彌遠所謂兩宮之意已不在濟邸者於中宮為實於寧宗為誣也以寧宗目送為屬意彌遠何不密叩榻前顯揚上肯此事始末無寧宗一語簾間諦視非寧宗意也乃彌遠陰謀已定待中宮諦視而後決也逮得清之為講官有不九之目則決然廢立無疑矣中宮主之宰相謀之一國子錄與聞之此後世所當知也回聞之三衢張道洽寧宗在位三十年前以侂胄十三年後以彌

遠十七年未嘗自處分一事恭儉有餘明察不足凡
侂胄造御批逐正入禁偽學開邊隙寧宗不察也彌
遠與楊后景猷誅侂胄函首送北寧宗亦不知也獨
有立濟邸為皇子出自寧宗獨斷而竟扼於姦逆之
臣抱恨而歿或云寧宗一夕被酒因言將以某日立
濟國公為皇太子以故遂及於禍五六十年以來知
之者不敢言言之者不敢書凡群公諸老所奏乞為
濟邸立後者皆其末也禍本所在如此悲夫理宗之

勢不兩立故殺之而不
為立後則无道甚矣

鄭清之所進聖語攷四

回日提行

淳祐十年四月十三日奏事鄭清之又言蜀梓潼君
夙著靈響至甲子年後祈禱藐然廟令屢叩其因一
夕見夢曰東南生聖人上帝遣我專往衛護未得歸
也執政僉曰此事却多有聞者回曰世所傳梓潼化
書蜀之姦人所偽為也廟曰靈應在梓潼水未朝之地故事九由或曰中書靈應帝君封爵至忠文
仁武孝德聖烈王幾於如人主之謚蜀士大夫之過
也其先撰七十四化每化為七言八句律詩而不工
又衍至九十四化謂出於降筆而神姓張名善勳周
成王時生於吳之會稽娶墓中死女仲氏夢授大洞
籙法成王召為醫師成王時安得有道家符籙之法

稱曰

已不可以欺愚人矣至第十六格非化遷司諫撰為
王若曰若尚書所謂命者有曰寘爾言路毋易所守
成王^時安得有言路二字尚書誥命惟翟汝文老筆乃
能做之逼真此何人斯妄誕無狀可笑也第十九歸
化悟佛果而逝成王時釋迦猶未下生安得遽有
西方聖人節：誣罔七十三化^忽謂之桂籍化主人
間科第封蔭爵祿士子之困場屋者願登一名如
登天然故相與神而事之新學小生不暇考訂經史
以證其繆庸人淺夫而又崇信神怪而怵於禍福故
為其所惑而不悟紹熙間廣肆枝蔓為九十四化則

人謂嘗生為司馬溫公張魏公其說愈益乖刺世之
扶鸞懸板如大仙紫姑等事无非作偽然未有梓潼
之作偽盛大昌熾者也甲子以前有善為作為降筆
之人窟穴茲廟故人以為靈甲子以後其人死廟史
弗能嗣也故又因理宗甲子生而創為不根之說清
之欲以諛其君也而引及此事其不學無識可見其
聽於神之謂歟而天地之間未嘗有此神也同時執
政叅知政事謝方叔同之知樞密院陳吳潛端明殿
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徐清叟同聲一辭附和清之皆
諛君也

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五

是日奏事清之又言陛下御極之日自沂邸宣召空中忽有十數鶴翔舞其上若導引然如此者多恐史館欲知之

回曰此乃丁謂故智謂所以號為鶴相者此也澤國多鶴雀每天日晴霽常有數十輩旅空中極霄而上呂居仁詩有云江邇雨蓬麻亂野水粘天鶴雀飛是也俗亦名鶴而頂不朱鶴之朱頂者出於華亭與鶴雀異頂而同貌凡道士為醮必妄指空中鶴雀謂能感召仙馭不意清之亦讀書者而一日之間殿陛

對揚肆為邪說者不一吁可嘆也以此談帝王符命與孤鳥何以異哉

肯弘治十四年重光作噩歲閏七月二十六日 寅

紫雲溪范文恭錄 抄訖共二百二十二葉

嘉慶乙丑閏六月借維揚秦氏石研齋所藏弘治十四年范文恭手錄本重校凡改正數百字補遺落者數十字始為善本去乾隆庚寅借振綺堂本抄錄時忽一三十六年掩卷為之悔然廿八日誌

Large, faint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上海' (Shanghai), overlaid on the page.

Vertical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ikely reading '上海圖書館藏' (Collection of Shanghai Library).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ikely reading '上海圖書館藏' (Collection of Shanghai Library).

